

小说连载

贺先寒

干冬

12月7日，放马坪村刘狗儿与大沟村张二杆因为争水淹地发生打架事件，刘狗儿被张二杆打伤住院，张二杆被刑事拘留15天，赔偿医药费。

自从过了寒露，老天爷就忘了朝地面洒几颗雨水，也不见飘几片雪花落地。眼看就要过年，天天都是大太阳，庄稼地里的泥土干得一脚踩下去就成了扬尘。从好远的白龙沟里流出来的那股水流得懒懒散散，显得有气无力，像是病了。上了年纪的人就叹气，说：年道不好呢，干冬，干冬，干的是今年冬天，没有雨水，难过的是明年。

老年人们叹息是有道理的，放马坪村和大沟村除了种玉米、洋芋来填肚皮，花钱主要是靠种点小莱弄到公路边去卖，娃娃上学，病了吃药，还有其它杂七杂八的开销，都靠这些地里的青菜。钱靠的是小菜，小菜靠的是这股水，这股水就是钱。

白龙沟里出来的水先要从放马坪经过，再到大沟。因为水是从上朝下流，好多年的规矩了，放马坪人家的土地都放了一遍水后，就必须把水放下去，让下面大沟的人户都用上水。等大沟里的人户都浇了一遍地，放马坪的人户又才能放水，一直都是这样，人们也习以为常。这股水的水流虽然不大，一户人家有一天一夜放水淹地的时间还是就差不多。

张二杆家的地在大沟尽头，每回放水，都是放马坪、大沟各家各户放完以后才能往地里放水的最后一家人。这次轮

到他家放水时，他家地里的莴笋早就无精打采，叶子黄了，干得点得燃火。放水的时候是天要擦黑的时候，看到水慢慢地流到地里时，张二杆和他的老子都舒了一口气，放心大胆地回到屋里睡大觉。哪晓得天亮时到地头一看，只有距离水沟最近的地边有点湿气，几块地里根本就没有进水。地边沟里也只有水流的痕迹，这沟里的水是让人给截走了！张二杆提着一把放水用的铁锹，顺着水沟就往山上跑，一直跑到白龙沟的水流进放马坪的时候，看到了那小小的一股水正流进刘狗儿家的地里，地里的小葱水灵灵地迎风摇摆，莴笋叶子青幽幽的，好像都在笑。

张二杆想也没有想，就把正在流向刘狗儿家地里的水堵住，又把水截到水沟里面，看到水已经朝下流了，这才对着不远处的刘家，扯开嗓门骂了起来：刘狗儿，我操你老子！你出来。刘狗儿这时刚起床，眼角上还糊着眼屎，听到有人在屋外骂祖宗，心里就有火，光着上身就跑出来。骂人的是张二杆，刘狗儿就更冒火。因为这张二杆是放马坪村、大沟村人人都晓得的“天棒”，仗着身强体大，到处惹事生非。张二杆骂得难听，刘狗儿也不示弱，一边跑过来也就一边也破口大骂：你杂种张饱了，天一亮就跑到这儿来“撒村”。刘狗儿的女人听到叫骂声，蓬头垢面地从灶房里跑出来，一边高声喊着刘狗儿的老子：阿爸，阿爸！一边就跟着刘狗儿朝张二杆冲来。

两个男人都看了一眼水沟。张二杆喝道：把我的水放到你地头，我看你是

讨打！刘狗儿回骂道：你杂种敢把我地里的水断了，你杂种是皮子发痒了。互骂间，两个男人就扭在了一起，只听到张二杆的巴掌在刘狗儿的背上打得“啪啪”直响。刘狗儿的女人捡块石头也冲过来，把手里的石头朝张二杆身上乱砸一通。正在这时，刘狗儿的老子提起一根木棒也从屋里冲了出来。张二杆一看对方人多势众，情急中一把推开刘狗儿的女人，抄起地上的铁锹，一“砰”的一下打在刘狗儿脑壳上，刘狗儿惨叫一声，仰面朝天地倒在水沟边。正在跑着的刘狗儿老子呆了，手里的木棒不知怎么就掉在了地头，他的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站在地坎上瞪着张二杆，双眼翻白！倒是刘狗儿女人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吓得张二杆浑身一哆嗦，丢下铁锹，撒腿就跑。

跑是跑不脱的。刘狗儿不到中午就送到龙川县医院，几乎同时，张二杆连同那把铁锹也进了公安局。放马坪和大沟的村民们不知道躺在医院里的刘狗儿和关在公安局的张二杆那一下午在做些什么，只晓得那一下午张二杆的娘老子把刘狗儿家的门槛都快踢破了。先是提去一筐鸡蛋，一桶菜油，虽说要过年了，却还没有杀年猪，只好提去了两大块腊肉。随后又提起去了烟酒，那是张二杆的家人特意才从县城里买回的。天擦黑时，张二杆的娘老子又提去了两只鸡，一只母鸡，一只公鸡，本来这只鸡是张家喂来自家人过年用的。

过了几天，乡上来人说，刘狗儿住院的医药费理所当然的该由张二杆家支付，还要赔偿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杂七杂八，一大堆钱。刘狗儿家到底没有把

张二杆告到法院，但是张二杆还是需要关半个月才可以回家。听到这个结果，两个村里人就夸刘狗儿家“还是仁义”，可村里也有怪物说：仁义？没得票子，没有送去那么多东西，你看仁义不仁义。

放马坪村和大沟村地连着地，甚至房屋连着房屋，两村相距近得很。两个村里的人习惯于把放马坪称为坎上，把大沟村叫做坎下，坎上坎下，几步路的功夫。两个村的人自古以来就有“开亲”的传统，坎上的女子嫁到坎下，坎下的男子“上门”到坎上。坎上坎下的人家户，转转去，转弯抹角到底都沾点亲，舅子的老表，老表的舅子，反正都亲在了一起。张二杆家和刘狗儿家其实也沾亲，细细算来，这门亲隔得还不算太远，论辈份，张二杆该叫刘狗儿一声表叔的。解放几年后，两个村是一个“合作社”，叫做大沟合作社；过了些年头又叫大沟生产大队，坎上叫一小队，坎下叫二小队；又过了些年头，到了现在又改称做“放马坪村委会”和“大沟村委会”。都是亲戚，多少年，不论是合作社还是在生产队，从来没有生分过，他们一直都是自称是生产队的“社员”，乡上千部把他们称为村民，他们常会半天回不过神来。

而今天，张二杆打了刘狗儿，两个村里的人也没有回过神来，为了争点水淹地，亲戚打了亲戚，花那么多的钱，送那么多的礼，住院的住院，进班房的进班房，亲戚就不像亲戚了。但是，是亲戚总还是亲戚，坎上、坎下还是连在一起的，白龙沟的那股水依旧先流到了坎上，然后又从坎上流到坎下。

甜茶馆

藏地短章

牦野

我的祖籍在山东，出生成长于新疆，也曾求学云南，毕业后在西藏工作和生活。转眼而立之年，风雨一路，山水一程，我像是一只没有脚的鸟，一朵无处着落的蒲公英，在祖国的边疆逗留。如今我要写下的是触动我灵魂的故事，也是我扎根西藏的动力和决心。

老阿妈的大礼

在冬月的暖阳中，我们驱车前往结对子的村庄——茶村二组。路上，我与村主任聊起去年认的“亲戚”老阿妈身体如何，日子过得好不好。2015年我第一次参加走村入户结对子活动。老阿妈是我认的第一个“亲戚”。初次到老百姓家里，因为不会说藏语，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能靠着社工专业的本能和实践经验跟老人家聊聊天。老阿妈是老党员，当了三十多年的赤脚医生，还当过市人大代表，思想觉悟很高。她说起这些年政策的好，聊到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困难。初次接触的局促不安，就这样在老阿妈热情和蔼的聊天中一点点消散。

这次回到村里，村主任远远地就跟老阿妈打招呼。老阿妈从自家门前迎过来，仔细端详着我。我才问候了一句：“扎西德勒！您身体好不好？我去年来看过您。”老阿妈突然握起我的手，随即低下头来，把额头贴在我的手背上，不停地说着扎西德勒和谢谢。老人家的这个举动让我手足无措，只有躬下身紧握着她的手，一遍遍地回答她扎西德勒。

我虽不知道老人家为何如此，却知道这个礼节非常重要。此前，我只见过信众在转经的时候，把额头抵在经幡上。我的灵魂在此刻被深深地触动。我亲爱的老阿妈，我并没有做什么，值得您如此感谢。您的这个大礼，我承受不起，但它让我把心更踏实地放在西藏的土地上。而今以后，仍旧要做一个正直善良、勤奋踏实的人，对这魂牵梦萦的土地，深深眷恋，尽己所能。

丹增的眼泪

李微

曾亲眼见茶艺师泡茶，只见沸水倒入杯，茶叶宛如一个窈窕佳人，在风浪中紧紧抱住自己，气质优雅地一转身、一抬头，在杯中翩然舞蹈，翻腾着、旋转着、飞腾着，然后缓缓、从容、抒情地打开身体……她在杯中顾盼、游走，她决绝、她依恋、她哀叹、她缠绵，她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寻寻觅觅……终于，终于，她累了，她要谢幕了，轻轻地、轻轻地、落下、落下，她羽毛一样轻，不惊动任何人。

茶叶是风雨铸就的灵魂，云雾酝酿的精神。它是一团浓缩的生命，只需一壶沸腾的开水冲泡，立即就能激发蕴藏的激情。一枚枚嫩绿的叶片在水中舒展开来，仿佛休眠的鱼儿突然苏醒过来，活泼地在水中游动沉浮……

喜欢茶所营造的“和敬清寂”的文化氛围，向往品茗时闲适悠然的心境。宋代文豪苏东坡说：“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善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可见，手握一杯香茗，吟诵着茶之文赋诗词，神游于浓墨淡茶之中，悠然忘世，心归于静，何其雅致！

风晨月夕，花寂人定，把帘幕低垂，将吹梅古曲奏响，燃起一炉幽香，用茶壶泼出一盏如墨的浓液，看茶烟轻扬，观心香缥缈，参悟茶和香散发出的气韵醇清的味道。

当氤氲的茶雾弥漫开来，芽叶随着曲子的悦动起舞，悠悠然渐落杯底，空余旋转的心被琴弦拨动，若有若无，在杯里独舞，随水汽俱来，又共水汽散尽，心中的尘埃都随之遁于无形。

当纤细素手把水注入茶壶，再从茶壶沏到杯里，然后分别斟进茶杯，会感觉手腕的转动产生了动人的韵律。

古人饮茶大多选用天然的活水。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是说用不同的水，泡出来的茶味道大相径庭。只有佳茗配美泉，才能体现出茶的真味。

雪水是备受古人所推崇的泡茶上品。唐代白居易的“扫雪煎香茗”，宋代辛弃疾的“细煮茶经煮茶

风从远方来

洛迦·白玛

其实，想说：爱
 说爱一阵风
 它从很远很远的远方走来
 悄悄地穿过森林与河谷
 它跟一枚松针私语
 对一朵溪边的野花微笑
 凝望一头甩着尾巴吃草的牦牛
 它牵着鹰的翅膀
 掠过村庄的头顶
 把灿烂的阳光洒向湖泊
 洒向男人和女人们的灵魂
 它用这样的方式问候
 这些，前世或来生的爱人们
 它把所有的古老咀嚼千遍
 但却终究紧闭了眼睛和嘴唇
 如此善解人意的风
 它懂，我终究无法说出的
 那些来自故乡的痛
 它们时常化作一根刺
 扎在日渐消瘦的河流深处
 扎在山中半截孤岛的树林里
 扎在那片被雪覆盖的土地，和我的心上



净土。



杜泽鸿，1991年毕业于四川民族学院美术系。1992年开始美术创作，曾有多件作品入选省、州各项展览，其中，油画《慧眼》获四川省第二届中师艺术节“教师组”绘画三等奖；油画《净土1》获甘孜州中师艺术节绘画一等奖；油画《净土2》入选“川、藏、青、滇第四届康巴艺术节”美术作品展。现供职于康定中学。

乡愁

远离稼穡

刘学兵

要搬家了。从乡下搬到城里。一切都要搬走。包括呼吸的空气和时刻仰望的蓝天。都要搬走。搬到城里去。唯一搬不走的，是那一片土地。

那天早上，父亲先在老屋的灶前点燃一炷香，请灶王爷和我们一起去搬家。灶王爷管着家里的厨房。锅里有没有，碗里能不能盛满，美味佳肴，生熟硬软，他老人家说了算呢。然后父亲又在堂屋点了一炷香，请财神爷搬家，和我们一起进城，同时祈求得到他庇佑，财源广进，家庭和睦。

在此之前，父亲还到祖先们的坟前去烧过香，化过纸，和祖先们作最后的告别。最后，父亲缓缓地走出大门，面对堂屋，默默地站着。船在岸边静静地停靠着，所有的东西都装了上去，连同我们生活在乡下的习惯，满满地装了一船。母亲都催了好几次了，他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突然，他跪了下去，跪着在地上，用膝盖走了几步，然后匍匐在地上，双肩不住地颤抖着，久久不愿起来。老屋是祖辈传下来的。父亲省吃俭用，一手一脚不断修葺和完善，才有了现在的规模。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家长里短，都能从老屋那斑驳的墙壁上看起来呢，那一片片经风雨浸泡小包，跟宝贝儿似的，掉在地上也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扫起来，仿佛颗粒归仓的粮食。

在乡下，父亲和母亲起床很

早。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包裹，露珠在黑暗中孤独地晶莹着，角落不时传来几声蟋蟀欢快的鸣叫。这个时候，他们就起床了。父亲很自然地坐到灶门前生火做饭。母亲呢，也在灶背后忙碌。淘米下锅，不时还要用锅铲在锅里铲几下，搅拌一会儿，以防米粘在锅底。同时，母亲还要剥猪草，然后放到一口大锅里，拌着玉米面煮熟了喂猪，还要把圈里的鸡鸭鹅放出来，给它们粮食吃，好叫它们多生蛋。这些做完后，才吃饭，然后扛着锄头去地里干活儿。过了很久，太阳才从山背后睡眼惺忪，打着哈欠走出来。

早起已经习惯成了自然。住在高楼里，父亲和母亲依然很早就起床，事情做完以后，就独自站在阳台上，在冰凉的晨雾里，看着楼下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发愣。那天，父亲和母亲一起去超市买菜，出门不久父亲就匆匆地回来了。满屋子乱翻。我问他找什么，他说找锄头。原来父亲在街边看到了一片废弃的土地，他就叫母亲站在那儿守着，说不能叫别人抢了去。那是一片不大的荒地，很贫瘠，感觉就是在一大块大石头上铺了一层泥土。但是父亲母亲却大喜过望。他们把那片地开垦出来，差不多天天去张罗。种几窝南瓜，或者是丝瓜，栽几窝豇豆，或者是青椒，还生怕委屈了它们，时时去看看，松松土，施施肥，捉捉虫。花一开，红红黄黄，紫紫白白的，挺好看，稼穡没有远离。

心灵博客

看云快事

袁华

《菜根谭》里曾有这样一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游天外云卷云舒。”这话蕴含的意韵和意境，着实让人向往之。

“看云”和“听雨”一样，是需要赏花般细腻温婉的心境和闲庭信步的散淡悠然，且不说都市人难得有这样的的心境和闲适，即便二者兼具，那也要有云可看才行啊！这里的“看”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视觉成像，它包含更多“赏”的成分。看云，当然是要看状如羽毛的卷云、形似棉絮的积云、似群山起伏、似万马奔腾、似百凤归巢、似猛兽怒吼等。让人们在看的时候充分发挥想象力，任由思绪无疆驰骋，随着云的形态变化而变换着自己的想象。

试想，天空乌云密布、黑云压顶，户外行人断魂般的步履匆匆，此时唯恐躲闪不及，哪有心情仰望云。所以，看云，一定是要看有观赏价值、有艺术美感的云。而如今，忙碌的生活，看云竟然成为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成为稍纵即逝的一种天赐，成为不能尽享的一种浪漫。只记得当初买房时，犹疑不决之际，售楼小姐说：你看卧室大大的飘窗多实用，闲暇时坐在窗台上喝咖啡、品品茶，看看天空的云，听听窗外的“听雨”的功能，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合同。也曾坐在窗台上面对一杯清茶，背靠软枕手执书卷耳听雨点敲击窗的声音，抑或闭目养神任由音乐润耳滋心飘荡回旋在室内……但那似乎都是久远以前的事了。今夏因伤卧床月余，虽有文字相伴，终因躺的太久，再加上疼痛不适和活动不便，

难免心生寂寥。此时，排遣的方式便是看看手机里的微信和QQ留言、望望窗外的天空。微信和留言因篇幅较短，不一会便翻阅完毕。倒是窗外无物遮挡的天空让我兴趣盎然，云朵的变幻莫测和姿态各异，卷舒随意，引来几位朋友的好评。受到鼓励，急唤家人把相机拿来，想着蓝天白云下一群鸽子集体飞翔的图片该是何等的美丽。静候几日累得手酸眼涨，竟未拍到一张满意之作，只好作罢。略感遗憾之余思量着伤愈后到阳台上支起三脚架坐等鸽子飞来，狠狠地想：我就不信这样坚持下去拍不到一张满意的图片。想到此，居然为这小小的期望而满心欢喜。

每日想着品文读字、观云赏月，日子过得倒也悠闲，身体的不适渐被忽略。许是老天自知气温过高愧对苍生，往年见过的蓝天白云、秋季才现的天高云淡的景象在这个酷热的夏季频频出现在窗外，让我的心情逐渐愉悦。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这样的自然现象本该寻常，却因眼下过度的开发建设和工业化的严重污染，让都市人抬首望见蓝天白云的日子递减。以至于让我这个从小生长在乡村，看惯碧空万里、白云飘飘的都市乡下人每次看到蓝天白云都觉亲切。

好在发展与建设导致的环境不堪已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在GDP增长和环境改善方面更趋后者。“白云升远岫，摇曳入晴空。”的景色应该是常态，倚窗“看云”的日子应该会越来越多。看的是云，收获的却是心情。